



太阳灼人^{*}

(俄罗斯) P. 伊布拉吉姆别科夫

H. 米哈尔科夫

胡 榕译

莫斯科的一条街。凌晨。

1936年夏天。克里姆林宫教堂的圆顶在黎明前的雾霭中闪亮。

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驶近莫斯科河畔的一座多层楼房前的台阶。一个身着白色亚麻布套装的男子走出轿车，挥了挥手让车开走，走进台阶上那扇沉重高大的门。

电梯间。陈旧的、四壁暗淡无光的电梯缓慢地把这个男子送上七楼。

这个男人吹着口哨，思考着什么，同时往镜子里打量着自己。他很帅气：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弯弯的眉毛也很漂亮，长长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在他那晒黑的脸上，从眉毛到鬓角处有一道细细的伤痕。

楼梯口。凌晨。

电梯到了七层，那男子走出电梯间，从上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然而，他面前的那扇门自动启开了，门旁出现了一个肥胖笨重的老头儿，他穿着革命前的旧式天鹅绒睡袍。

菲利普(说法语，鼻音很重)：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这就是说，今天我提前了？

菲利普退到一旁，让这位身着白色套装的男子进屋来。

在这套住宅的里屋，一只挂钟敲响了。

菲利普(用法语)：三、四……确实不晚。

* 译自《电视剧本》杂志1994年第4期(莫斯科, 1994)。俄文片名为 УТОМ ЛЕННЫЕ СОЛНЦЕМ, 直译应是《被太阳灼伤的人们》。本刊因延用众所周知的片名译法, 故没有另改译片名。——编者

他微微一笑,想帮德米特里宽衣。

德米特里(说俄语):还要强调多少遍啊,请讲俄语,菲利普。

德米特里把上衣往菲利普手上一扔,便向浴室走去。

他放了水,开始慢慢地解开衬衫的扣子。家庭教师那唠唠叨叨的声音传进浴室。

菲利普:您还没出生时,我已经开始讲法语了……1891年,您还未满周岁呢,您父亲为此还给我加了工资。可您却不许我讲。

德米特里:我这是在救你的命,傻瓜。

菲利普:这算什么呢,就是在法国呆过几年嘛。再说,列宁也在那儿生活过……还有其他人,他们中间那些有教养的人。

德米特里:可是你看见了,他们的结局如何。你自己还给我读报呢。

菲利普在浴室门口走来走去。电话铃声。菲利普看了看钟。电话铃声不断。

菲利普(很不高兴地,讲法语):天啊,清晨四点!瞧这些人!

在深夜的寂静中铃声是如此响亮,如此固执,连浴室里也听得很清楚。

德米特里沉思着,认真地用毛巾擦着双手。

德米特里:他来过好几次电话?

德米特里从浴室出来,把毛巾递给菲利普。

菲利普:一整天了。但我照您吩咐的那样,从未拿起听筒。我发誓,一次也没有……要不,我现在接?

德米特里:不。

他一边脱衬衫,一边向房间里走去。

把衬衫扔给跟在他身后的菲利普之后,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响着铃的电话旁走过,走到放着唱机的小柜旁,给唱机上发条。

在他的背上,肩胛骨下面,在吊裤带旁边,可以看见一条深深的疤痕。

德米特里放上唱片。响起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一段音乐,而电话铃声则执拗地透过音乐传了过来。

德米特里光着上身,坐到电话旁的椅子上。拿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灵活地扔进嘴里,最终拿起了听筒。

德米特里(故意嘶哑着嗓子):是的……睡了,当然……对,吵醒了。我听着。

他默默地听着话筒里的声音，想要用一只手点燃烟卷。

菲利普递过一根燃着的火柴，德米特里吸了口烟，深深地、若断若续地吸了口气。与此同时，菲利普脱下了他脚上的便拖鞋。

德米特里：那么我能说什么？我只能第六次问：为什么恰恰是我？但我没有问，因为我知道答案。好吧，我明天再给您电话。好吧，十分钟之后。

德米特里把头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久久地坐着一动不动。从他还拿在手里的电话听筒里传出短促的忙音……

菲利普拿来衣架，把德米特里的上衣挂好，他事先把手枪从衣服的内袋里取出，把它放在电话旁，然后向衣柜走去。

菲利普：报纸上又写些鬼知道的什么东西……

从挂在椅子扶手的电话听筒里继续传出短促的忙音。德米特里机械地拿起手枪，从枪膛里退出五颗子弹，将它们整齐地排列在桌上。菲利普拿着一摞报纸走到桌旁。

菲利普（询问地）：给您念吗？

德米特里点头表示同意。

菲利普翻着报纸，寻找着可以开始读报的段落。

菲利普（神经质地）：在哪儿呢？对……不，不是这儿。啊，瞧……“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维埃联盟恐怖中心案件的起诉书”……

他念着报纸，时而向德米特里看上一眼。

菲利普：……“这一中心是根据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组织和行动的。这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恐怖中心颇为积极地开展了它的罪恶活动”……

德米特里微微摇头，示意他对这个恐怖中心的命运不感兴趣。

菲利普（有准备地）：不感兴趣？好吧，好吧……还有其他的。瞧，“革命与知识分子。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各阶级之间的不公正，在从前沙俄帝国的领土上确立了捍卫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利益的制度，从而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俄国的知识分子，你们将与谁为伍？”

德米特里又打断了他。

菲利普：这也不想听？好吧，那么听这个：“保守的反动派的失败……”

但是，这个消息同样不能引起德米特里的兴趣。

菲利普：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敬畏上帝吧。“关于清洗苏维埃机

关”——这可有意思！……不？！但是我感兴趣……请允许我哪怕有一次能读读我感兴趣的東西！……

他感到已经抵制了主人的反对，便返回到这条关于清洗的消息。

菲利普(读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必须立即将清洗机关的工作纳入正确轨道的决议”……

与此同时，德米特里转动着手枪的转轮。

菲利普(继续读报)：“决不能操之过急——这是清洗的基本原则。斯大林同志曾多次指出操之过急和急躁情绪在改进机关工作中的危害性”……(他停顿了一会儿)……是啊，也许，您是对的，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意思……瞧，这儿，找到了……这也是某种让人着迷的东西，像我们的母亲说的那样，这是上帝的安排……

他翻过一页报纸。

菲利普(读)：“不请自来的客人……最近两周在莫斯科郊外曾有两起突然出现球状闪电的记录……

德米特里又一次转动了手枪的转轮。

菲利普(继续读报)：“不请自来的客人像它们出现时那样突然消失，给劳动者的生产、健康、甚至生命造成很大的损害”……

德米特里缓缓地举起手枪贴向脑门。

菲利普(读报)：“目击者观察到一个奇怪的规律”……

德米特里的的手指慢慢地扣动手枪的扳机，

菲利普(读报)：“火球运动的方向直接取决于周围事物对其反应的积极性”……

手枪的击针慢慢地移动。转轮平缓地转动。

菲利普(读报)：“恰恰是那些企图逃跑或者采取某些措施避开球状闪电的人，更容易被它击毙……”

一个刺耳的声音。菲利普停止读报，静静地听着。

菲利普(往厨房方向点了点头)：捕鼠器……弹不虚发。已经逮住三只耗子了……“而闪电”——五个！……

德米特里：耗子？

菲利普：人！……“烧成焦炭！”……

德米特里始终拿着没有扣响的手枪。他脸色苍白。在他的前额、上唇及下

巴上渗出了汗珠。

菲利普：还是让您喝茶吧，总比念这些蠢东西强，亲爱的！……

电话听筒里仍然响着短促的忙音。米佳^①拿起听筒，在电话机上按了一下，听到了长音后，他拨了号码。

那边立刻就接了电话。

德米特里：是我。我同意！……但这确实是最后一次了。

秋雾蒙蒙的公园。

所有的长凳都空落着。只有一个小姑娘坐在一张长凳上。她合着音乐的节拍晃动着够不着地面的双脚。一支三人小乐队在露天舞台上演出：吉他手、小提琴手和歌手。他们都穿着白衬衫、白色的长裤和矮 的帆布鞋。那歌手忘情地唱着那首著名探戈舞曲的歌词：“疲倦的太阳温柔地告别大海……”

一个农村的旧式浴室。清晨。太阳。

小小的浴室座落在栅栏近旁的荨麻丛中。浴室里传来了孩子的笑声。

太阳光穿过小窗射进来。它那刺眼的光线融化在浓浓的雾气中。蒸浴床上躺着湿漉漉的谢尔盖。小娜佳哈哈大笑坐在他宽阔的脊背上用笤帚拍打他。

在隔壁的一间小屋里玛露露涮洗着孩子的东西。谢尔盖可以看见她那削瘦的双肩、湿湿的头发贴在她细细的脖项上。

娜佳喜悦又满足地用笤帚抽打父亲的脊背，而父亲则佯装着喊叫起来，引出娜佳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

玛露露不时地回头看看他们，微笑着。

远处传来了均匀的隆隆声，对此，浴室里的人谁也没在意。

村庄周围的庄稼地。早晨。

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一队坦克行进着。在村边一大片庄稼地前这队坦克停下了。从村里跑出来的人们向坦克跑去，摇晃着双手，激动地向坦克手们诉说着。一个骑手不知喊叫了一句什么话，便沿着尘土飞扬的大道，驱赶着没有马鞍的那匹马向别墅村奔驰而去。

赤日炎炎。那名骑手急驰着迎向一辆装满别墅里用的家什的旧卡车。卡

① 米佳系德米特里的爱称。——译者

车的车厢里应有尽有：裤子，床，手推车等等。

卡车停住了。司机从驾驶室出来，踩着踏板，向骑手示意。骑手把马勒住。

卡车司机：老兄，兹戈良恩卡，或者扎戈良恩卡在哪儿？我搞糊涂了……

大胡子男人：也许是兹戈列恩卡？那可正相反，在另一个方向。

他指着与货车行驶方向相反的地方。

卡车司机：你明白吗，本来我衬衫里有地址的，可妻子把衬衫给洗了……

大胡子男人（打断他）：我忙着呢。我……你往那儿开吧。

他双脚拍打着马，急急地赶路去了。卡车开始调转方向。

赫拉姆^①村里的一条街。早晨。太阳。

骑手穿过还在沉睡的村庄。从小树林里传来了少先队夏令营的起床号。

戈洛文家里莫霍娃的小屋。

卡佳·莫霍娃听到钟声后，从一个大盒子里取出一些药，很惬意地把药片放进嘴里，用特意放在一旁的长颈玻璃瓶喝了一口水。

旧式浴室。早晨。太阳。

六岁的娜佳坐在一个大木盆里。父亲边给她擦肥皂边呵她痒痒。娜佳笑着泼水。父亲把满满一桶热水浇在她身上。娜佳嗤着鼻子，用手堵住鼻子和耳朵。……娜佳尖叫着，摇晃着小脑袋。

娜佳：哎哟！眼睛……眼睛刺得疼……小心点儿。

谢尔盖坐在同玛露霞相对的凳子上。他从娜佳的头的上方注视着玛露霞。玛露霞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垂下了头。

玛露霞：别这么看着我。

谢尔盖充满着欲望，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玛露霞：请别看了，我求你。

然而此刻谢尔盖不善于接受妻子的请求。可以看出，玛露霞竭力躲开谢尔盖的目光。

谢尔盖（喃喃地）：玛露霞……

玛露霞的双手突然无力地垂下，抓住木盆边。满头肥皂泡沫的娜佳眯着双眼，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① “赫拉姆”系俄语中“文学艺术家村”的缩写，读音与俄语中的“教堂”相似。——译者

谢尔盖把手放进玛露霞的掌心,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仍然那样紧张地微笑着。

谢尔盖(悄声地):玛露霞。

玛露霞(喃喃地):别那样!……求你了。孩子在这儿呢。

谢尔盖(悄声地):到这儿来!来……来吧!

他慢慢地握紧玛露霞的手腕。玛露霞闭上了眼睛,竭力克制着。可以看出她全身都很紧张,她的头向后仰着。……

突然娜佳尖声狂叫起来,肥皂水渗进了她的眼睛……

村边的庄稼地。早晨。太阳。

坦克纵队缓缓地变换着战斗队行。尘土。焦味儿。履带的咯咯声。一个老太婆用棍子敲打着坦克。从舱口盖里钻出一个狂怒的机械师。

机械师(吼叫着):嗨,你盯着我不放干吗,老婆婆?这关我什么事?走开!我们有命令!走开!要压着你了!

老婆婆(想用棍子指点着机械师):压我吧!庄稼不能压!

坦克手企图躲开老婆婆的棍子,但她的棍子却够着他了。

村里的旧式浴室。早晨。太阳。

谢尔盖把短裤套在湿漉漉的身上,从浴室里飞奔出来,穿过高高的荨麻丛。大胡子男人跑在他身后。

大胡子男人:他们不想听。径直就往庄稼地里压。

谢尔盖:那你们的主席呢?他妈的!

大胡子男人:在飞艇上呗!还能在哪儿?白天黑夜都在那儿!吼叫着,哭喊着!到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区人民委员会来人了。

穿过荨麻丛,他们跑到栅栏边。他们身后有一匹马。大胡子男人帮着谢尔盖上马。

大胡子男人:我这就跑去……您也许来得及……没有马鞍子行吗,柯托夫同志?

谢尔盖检查了一下用作缰绳的绳子。

谢尔盖:行了,追上来吧!

谢尔盖用双脚踢着马腹,那匹马便扬蹄飞奔起来。大胡子男人跟在后面跑着。急忙穿好衣服的玛露霞和娜佳从浴室跑出来,也向着消失在尘埃中的谢尔盖那边跑去。

村边的庄稼地。早晨。太阳。

在田野边调整好队形的坦克准备开始进攻：发动机吼叫着，林边初升的太阳在排气管排出的难闻的气浪中颤抖着。指挥官从望远镜里看见，在田野的尽头的山上，讯号员举着小旗一动不动地站着。一群集体农庄庄员挤在领头的坦克旁嚷嚷着。就在坦克要开始行动的那一刻，一个骑手出现在它们前面。他在一辆辆坦克间奔驰着，陡立着马，喊叫着……

谢尔盖（喊着，企图压过坦克的隆隆声）：都得上法庭去！怎么，打仗了？人们种庄稼、收庄稼。这是集体农庄的粮食，你明白吗？

年轻的坦克手害怕地眨了眨眼睛。

谢尔盖：你呆着干吗？掉转坦克，我跟你说话！

坦克手：关我什么事？这是命令。我听指挥官的！

谢尔盖：他在哪儿？在哪儿，你的指挥官？

这时，一个军官已经骂骂咧咧地从汽车上跳了下来。

军官：你犯什么傻？！公羊！滚开，趁我还没毙了你！

谢尔盖：什——么？！

他翻身下马，几乎压着了那名军官。

谢尔盖：你是怎么说话的！立正！

军官抓住手枪的皮套。

谢尔盖：怎么你不知道我？没认出来？……

谢尔盖把跑过来的副官的军帽取下戴在自己头上，侧过脸去。

谢尔盖：现在认出来了？

那名军官甚至往后踉跄了一步。在这半裸着身子、赤着双脚、双眼疯狂地闪烁着怒火的男人脸上，他认出了传奇英雄师长。

军官：柯托夫同志？！难道是您？

谢尔盖：是谁想出了这个主意？！在和平时期把庄稼毁掉！

军官：军事演习，师长同志！

谢尔盖：谁在指挥？

军官：旅长，拉宾同志。

谢尔盖：米哈伊尔？

军官：正是！米哈伊尔·伊里奇·拉宾同志。

谢尔盖：通讯联络呢？

地平线上出现了几架飞机。

军官：空中行动开始了，柯托夫同志。

谢尔盖：但是，它是在空中飞行……不会把庄稼毁了！

他俩一起向通讯车跑去。可以听见无线电台里拉宾狂怒的声音。

拉宾：站着干吗？坦克呢？坦克在哪儿？

谢尔盖（拿起话筒）：我倒想对你说，米沙^①，你的坦克在哪儿！

拉宾：什么？！谁？这是谁？

谢尔盖：这是我，米沙！谢尔盖·柯托夫。

拉宾（停了一会儿）：柯托夫？师长同志？您在哪儿？做什么？

谢尔盖：混乱不堪，米沙，我倒该在密集的队形里！用坦克把人民的庄稼毁掉是你的主意？

拉宾：可是，要知道……

谢尔盖（打断他）：停止！你是不是还想抓几个俘虏？或者轰炸城市？

拉宾：可是，师长同志……

谢尔盖：停止！米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拉宾（稍顿）：好吧，师长同志。

谢尔盖：好样的！掉转坦克，利用策略另做一个决定。

军官：是，师长同志。

谢尔盖把军帽戴回到吓呆了的副官头上，容光焕发地微笑着向站在田野边震惊不已的玛露霞和娜佳走去。坦克开始改变队形。

戈洛文家的凉台。早晨。太阳。

早餐的最后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白色咖啡壶口上雾气缭绕。油煎吐司热气腾腾。方糖块在糖罐里闪亮。浅蓝色的桌布上整齐地摆放着白色的咖啡杯。旁边放着一小摞茶碟。一个浅兰色的小茶碟里盛着黄色的蜂蜜，蜂蜜里还夹着一块块鲜皇浆。

奥尔加·尼古拉耶芙娜把奶酪切成薄片。一个白发苍苍面容和善的男子正在读报。他的脸庞稍稍有些发胖。这是奥尔加·尼古拉耶芙娜过世的丈夫的弟弟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① 米沙系米哈伊尔的爱称。——译者

在离凉台几步远的地方玛露霞用白色的长颈壶把水洒到半裸的谢尔盖身上。他接着一掬水, 拍打着坚实的脖子、双肩, 用布满青筋的双手把尘土洗掉。

谢尔盖: 还说去洗蒸气浴呢! 允许自己一个星期去一次: 不, 就在那儿也能把你拽出来……您干吗告诉他们我在哪儿? ……谁揪着您的舌头了? ……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他那么激动, 喊叫着……庄稼! 庄稼地! ……

谢尔盖从妻子肩上拉下毛巾, 使劲地擦着。

谢尔盖: 那就让它, 让这庄稼地见鬼去吧。我是米丘林吗? 有命令——就得执行。把进攻给破坏了! ……我还得因为他们听了我的话再把他们训斥一顿……可我自己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谢尔盖边穿上玛露霞递过来的晨衣, 警觉地闻了闻领口。

谢尔盖: 见鬼……香水味……基里克又穿过我的袍子了?!

玛露霞笑了。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装做没听见谢尔盖的问题): 我总也弄不明白, 为什么要去那肮脏的旧式浴室, 咱们不是有美妙的、清洁的浴室吗……知道, 我知道……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普希金都在那种浴室洗过澡……可孩子在那儿没事干……符谢瓦洛特, 请你说……(突然发火)喂, 您为什么总是……总是像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瑞士人?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恰恰相反, 我像茨冈人那样, 饥饿却激情满怀……

戈洛文家的花园。早晨。太阳。

娜佳哼着《疲倦的太阳》的曲子, 擎着双手, 与想像中的舞伴共舞。看见两个急促地穿过松树林向篱笆旁余火未尽的那堆去年的落叶走去的两位妇女的身影, 她惊呆了。

身材高挑匀称的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双手抱着一个大盒子——家庭女佣莫霍娃的药箱。娜佳的太外婆莉季娅·斯捷潘诺夫娜走着小碎步, 想要扶住盒子, 但又不时地落在后面。娜佳对见到的情景惊奇万分。

娜佳: 老奶奶们, 你们干什么呢?

两位老太太应着声音害怕地回过身, 用手指贴着双唇, 示意娜佳沉默。

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 嘘……

老太太们把盒子扔进燃着树叶的篝火里。娜佳责备地摇摇头, 预感到事

情不妙.....

文学艺术家村里的一条街。早晨。太阳。

衣着古怪、不很漂亮的三十岁的罗马法教研室的女教师柳芭走在道旁。
一辆卡车赶上了她。

卡车司机(稍打开驾驶舱门): 这儿是扎戈良恩卡吗?

柳芭(害怕地): 什么扎戈良恩卡?

柳芭无助回头望了一下, 看见一辆自行车驶过。这是基里克。

柳芭: 请原谅, 这里是赫拉姆吗?

基里克(没有减速): 赫拉姆, 是赫拉姆。还有别的赫拉姆吗?!

卡车司机(不满地): 什么“教堂”?

柳芭(高兴地): 文学艺术家村——赫拉姆.....

司机随口骂了一句, 摔上车门。

卡车向后倒车, 掉转车头.....

戈洛文家的凉台。早晨。太阳。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喝着咖啡, 继续读报; 谢尔盖在翻看邮件。
莉季娅·斯捷潘诺夫娜神经质地扭着脑袋, 僵呆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危险的东西。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给自己做着面包夹肉加黄油。玛露霞从屋里出来, 她已经梳洗好了, 穿着鲜艳的萨拉凡^①。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向屋里喊): 列利娅^②! 还要等多久啊?!

玛露霞: 这就来了.....在试衣服呢.....

在坐到桌旁时, 她先在谢尔盖身边停了一会儿, 在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

玛露霞: 外婆在给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做寿衣.....只是, 你别笑话, 我求你了, 否则她们该气死了!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用报纸遮着脸, 读报): 供认——公正裁判的基础。真亏得他们想得出来!

谢尔盖似乎听而不闻, 继续看信件。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你能不能不加注释, 符谢瓦洛特? 你的舌头早晚会把你的毁了.....

① 俄罗斯民间妇女穿的一种无袖长衣。——译者

② 列利娅系叶莲娜的爱称。——译者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如果您对我就这一问题的观点感兴趣, 那么——好吧……我始终认为, 无罪推定, 是任何法律的基础, 包括我有幸授课的罗马法。而维辛斯基^①的信条——“供认——公正裁判的基础”, 根据我的深刻理解, 是反科学的怪论。您要是看到他们那一张张吓坏了的脸就好了。我却微笑着。我说, 这是我的观点, 我向所有的人隐瞒着, 但很愿意与你们交换看法, 以期达到相互理解。他们立刻喊叫起来: “快离开这儿, 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您什么也没对我们说。”我只得离开。

谢尔盖并不赞许地摇摇头。可以感到,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的故事使他不安。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别说了, 符谢瓦洛特! 出什么丑啊……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是啊, 我是小丑, 但是, 我是那些伴着自己吹的风笛跳舞的那些丑角之一, 而不是别人吹的风笛……我们那儿又清洗了一次。教研室里的人有一半因为不具备足够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知识而被赶走了。但他们没碰我。(问谢尔盖) 您不问问我为什么吗? 嗨, 请问吧!

谢尔盖(并不看他): 为什么?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我回答您。他们问我: “您读过列宁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文章吗?” 我回答他们: “不, 没读过!” 他们相互交换了眼色。意思是, 一切都明白了。 “您可以走了。” 他们说。而我却请求他们: “你们还是问问我, 为什么我没读过列宁同志这篇如此重要的著作? 还有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也没读过。” 顺便问一句, 谢尔盖, 您对我为什么不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吗?

谢尔盖(干巴巴地): 不, 不感兴趣。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连您也害怕, 英名远扬的师长。天啊, 都干了些什么呀!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共产主义思想, 但是, 怎么能把恶行和恐吓变成日常生活啊?

玛露霞意味深长地看着母亲, 似乎要求她干预。

^① 维辛斯基(1883—1954), 苏联法学家和外交家, 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1933至1939年任苏联副总检察长和总检察长。1940至1953年在苏联外交部担任领导工作。有关于国家和法律等问题的理论著作, 其中有些著作有错误观点(对证据、犯人供词、强迫作用等等估计过高), 导致在实际工作中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译者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符谢瓦洛特!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而原因只有一个! 政治要求残酷, 但权限却不够……是啊, 就是这样, 我就对他们说: “我没读过列宁同志的著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因为我读过斯大林同志的《列宁主义问题》, 并且认为, 这已经足够了! 你们不这么认为吗? 您要是看见他们那一张张惊恐万状的嘴脸就好了。顺便说一句,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 您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我很感兴趣。

谢尔盖难以掩饰地警惕地看着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但是, 他们目光相遇之后, 却忍不住笑了起来。然而笑声立刻被打断了——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身着一件像剪裁好了的高加索斗篷似的拖地风衣, 出现在门口。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终于……

大家都默默地望着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的风衣, 而她则像真正的模特儿那样左扭右摆着。谁也不敢首先打破沉默。

玛露霞忍不住“噗”地一声笑了出来。她的笑声很大, 因为她想保持严肃却徒劳无益。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责备地看着她。

谢尔盖: 风衣很好……很耐穿。

莉季娅·斯捷潘诺夫娜(高兴地): 真的吗? 我的天使! 第一次! 这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第一次称赞我的作品。

谢尔盖把桌上一堆信中的一封推到玛露霞面前。

谢尔盖: 你的信。

从二楼窗口传来莫霍娃的号啕大哭声。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开始了。

玛露霞打开信封, 开始看信。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莉季娅·斯捷潘诺夫娜, 您这是在开玩笑——疯狂的处女比老虎更可怕。

莉季娅·尼古拉耶夫娜: 那怎么办? 怎么办?……她没完没了地吃药……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在一个美妙的早晨我们会发现一具尸体。我可不想在自己家里放一具死尸……

莫霍娃的号啕大哭渐渐止息, 变成了单调乏味的饮泣。

玛露霞从桌旁站起来,拿着信向屋里走去。篱笆的门轻轻打开,基里克推着自行车向凉台走来。

基里克: 早晨好! 节日愉快,女士们!就是说,请原谅,同志们.....今天正准备着——斯大林飞艇制造业节.....

他走到桌旁,做了个象征性的动作。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您怎么啦,基里尔·格奥尔基耶维奇^①?

基里克: 没什——么!这是鸟舞,像飞艇!

基里克坐到桌旁。

基里克(对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谁给我几块面包干.....我们的美妙的人儿!多么有趣的词儿.....俄语是多么丰富啊!美妙的人儿——梯子——奇迹创造者^②.....您以为如何,谢尔盖·彼得洛维奇?

谢尔盖翻着报纸,睨了基里克一眼,扬起眉,看了看钟。

谢尔盖: 哦——哦!

基里克: 什么“哦”? 什么“哦”? 妈妈! 您听见了!告诉他.....他在找我的茬儿.....

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 对,谢尔盖·彼得洛维奇,您不公平,基里克连一滴酒也不沾,今天毕竟是节日,再说也很热。我记得,他小时候,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公爵曾经摇着他入睡.....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摇过,摇过,而且.....从早晨起就摇个不停.....

基里克: 怎么这么热? 也许气温很高?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您就像彼佳·特里丰诺夫。记得吗,契诃夫的作品中那个永远的大学生?您——永远的副博士.....您的朋友们早就都已经是院士了。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 哦,不,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像我朋友那样的人已经没有了,而这些人还早着呢.....

莫霍娃哭着从房间里走出来。

① 基里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是基里克的名字,及父称,基里克系基里尔的爱称。——译者

② 俄语“美妙的人儿”这一词由前缀“美妙”及“梯子”一词组成,而“奇迹创造者”这一词由前缀“奇妙”及“梯子”一词的词根组成。——译者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出了什么事, 卡金卡^①? 你哭什么?

莫霍娃(含着泪): 药……我找不到我的盒子。我的药箱不见了。

娜佳责备地看着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和莉季娅·斯捷潘诺夫娜。

莫霍娃: 我暂时只能吞松子油了。

戈洛文家中玛露霞和谢尔盖的卧室。早晨。太阳

玛露霞把拆开的那封信紧贴在胸前, 闭着双眼, 热切地祈祷着。

卧室门口出现了谢尔盖。他被所见的情形惊呆了, 甚至丧失了立即开口说话的能力。

谢尔盖: 玛露霞……你怎么啦? 你在干什么? 你们, 你们都疯了吗? 你们怎么啦? 你们想毁了我?! 你们怎么, 活腻了吗?! 想失去一切吗? ……得了, 你那半疯的叔叔总有那些反革命的奇谈怪论。他活够了。而你呢? 你啊, 玛露霞, 还会去教堂的。再把娜佳也带去……

谢尔盖的话音未落,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出现了。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出了什么事?

谢尔盖没有回答她。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便下楼去了。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走进卧室。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玛露霞, 发生了什么事? 他为什么这么激动?

玛露霞把写得满满的一张纸递给母亲。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读了前面几行字。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米佳? 这一切之后, 他怎么敢? 我的上帝啊! 就是说, 他活着? ……沉默了这么多年……

戈洛文家的凉台。早晨。太阳。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的研究生柳芭挨着他坐在桌旁。

基里克: 您怎么不说要来我们这儿……哈—哈……否则我就用自行车带您过来了……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讥笑地): 您的自行车是女式的, 没有车架。

基里克: 那又怎么样? ……

① 卡金卡系卡佳·莫霍娃的爱称。——译者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出了什么事, 卡金卡^①? 你哭什么?

莫霍娃(含着泪): 药……我找不到我的盒子。我的药箱不见了。

娜佳责备地看着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和莉季娅·斯捷潘诺夫娜。

莫霍娃: 我暂时只能吞松子油了。

戈洛文家中玛露霞和谢尔盖的卧室。早晨。太阳

玛露霞把拆开的那封信紧贴在胸前, 闭着双眼, 热切地祈祷着。

卧室门口出现了谢尔盖。他被所见的情形惊呆了, 甚至丧失了立即开口说话的能力。

谢尔盖: 玛露霞……你怎么啦? 你在干什么? 你们, 你们都疯了吗? 你们怎么啦? 你们想毁了我?! 你们怎么, 活腻了吗?! 想失去一切吗? ……得了, 你那半疯的叔叔总有那些反革命的奇谈怪论。他活够了。而你呢? 你啊, 玛露霞, 还会去教堂的。再把娜佳也带去……

谢尔盖的话音未落,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出现了。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出了什么事?

谢尔盖没有回答她。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便下楼去了。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走进卧室。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玛露霞, 发生了什么事? 他为什么这么激动?

玛露霞把写得满满的一张纸递给母亲。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读了前面几行字。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 米佳? 这一切之后, 他怎么敢? 我的上帝啊! 就是说, 他活着? ……沉默了这么多年……

戈洛文家的凉台。早晨。太阳。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的研究生柳芭挨着他坐在桌旁。

基里克: 您怎么不说要来我们这儿……哈—哈……否则我就用自行车带您过来了……

符谢瓦洛特·康斯坦丁诺维奇(讥笑地): 您的自行车是女式的, 没有车架。

基里克: 那又怎么样? ……

① 卡金卡系卡佳·莫霍娃的爱称。——译者